紅樓夢/第014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第十四回　林如海捐館揚州城　賈寶玉路謁北靜王

話說宁國府中都總管來升聞得裏面委請了鳳姐，因傳齊同事人等說道：「如今請了西府裏璉二奶奶管理內事，倘或他來支取東西，或是說話，我們須要比往日小心些。每日大家早來晚散，宁可辛苦這一個月，過後再歇著，不要把老臉丟了。那是個有名的烈貨，臉酸心硬，一時惱了，不認人的。」眾人都道：「有理。」又有一個笑道：「論理，我們裏面也須得他來整治整治，都忒不像了。」正說著，只見來旺媳婦拿了對牌來領取呈文京榜紙札，票上批著數目。眾人連忙讓坐倒茶，一面命人按數取紙來抱著，同來旺媳婦一路來至儀門口，方交與來旺媳婦自己抱進去了。

鳳姐即命彩明釘造簿冊。即時傳來升媳婦，兼要家口花名冊來查看，又限于明日一早傳齊家人媳婦進來聽差等語。大概點了一點數目單冊，問了來升媳婦幾句話，便坐車回家。一宿無話。至次日，卯正二刻便過來了。那宁國府中婆娘媳婦聞得到齊，只見鳳姐正與來升媳婦分派，眾人不敢擅入，只在窗外聽覷。只聽鳳姐與來升媳婦道：「既托了我，我就說不得要討你們嫌了。我可比不得你們奶奶好性兒，由著你們去。再不要說你們『這府裏原是這樣』的話，如今可要依著我行，錯我半點兒，管不得誰是有臉的，誰是沒臉的，一例現清白處理。」說著，便吩咐彩明念花名冊，按名一個一個的喚進來看視。

一時看完，便又吩咐道：「這二十個分作兩班，一班十個，每日在裏頭單管人客來往倒茶，別的事不用他們管。這二十個也分作兩班，每日單管本家親戚茶飯，別的事也不用他們管。這四十個人也分作兩班，單在靈前上香添油，挂幔守靈，供飯供茶，隨起舉哀，別的事也不與他們相干。這四個人單在內茶房收管杯碟茶器，若少一件，便叫他四個描賠。這四個人單管酒飯器皿，少一件，也是他四個描賠。這八個單管監收祭禮。這八個單管各處燈油，蜡燭，紙札，我總支了來，交與你八個，然後按我的定數再往各

處去分派。這三十個每日輪流各處上夜，照管門戶，監察火燭，打掃地方。這下剩的按著房屋分開，某人守某處，某處所有桌椅古董起，至于痰盒撣帚，一草一苗，或丟或坏，就和守這處的人算帳描賠。來升家的每日攬總查看，或有偷懶的，賭錢吃酒的，打架拌嘴的，立刻來回我，你有徇情，經我查出，三四輩子的老臉就顧不成了。如今都有定規，以後那一行亂了，只和那一行說話。素日跟我的人，隨身自有鐘表，不論大小事，我是皆有一定的時辰。橫豎你們上房裏也有時辰鐘。卯正二刻我來點卯，巳正吃早飯，凡有領牌回事的，只在午初刻。戌初燒過黃昏紙，我親到各處查一遍，回來上夜的交明鑰匙。第二日仍是卯正二刻過來。說不得咱們大家辛苦這幾日罷，事完了，你們家大爺自然賞你們。」

說罷，又吩咐按數發與茶葉，油燭，雞毛撣子，笤帚等物。一面又搬取家伙：桌圍，椅搭，坐褥，氈席，痰盒，腳踏之類。一面交發，一面提筆登記，某人管某處，某人領某物，開得十分清楚。眾人領了去，也都有了投奔，不似先時只揀便宜的做，剩下的苦差沒個招攬。各房中也不能趁亂失迷東西。便是人來客往，也都安靜了，不比先前一個正擺茶，又去端飯，正陪舉哀，又顧接客。如這些無頭緒，荒亂，推托，偷閒，竊取等弊，次日一概都蠲了。

鳳姐兒見自己威重令行，心中十分得意。因見尤氏犯病，賈珍又過于悲哀，不大進飲食，自己每日從那府中煎了各樣細粥，精致小菜，命人送來勸食。賈珍也另外吩咐每日送上等菜到抱廈內，單與鳳姐。那鳳姐不畏勤勞，天天于卯正二刻就過來點卯理事，獨在抱廈內起坐，不與眾妯娌合群，便有堂客來往，也不迎會。

這日乃五七正五日上，那應佛僧正開方破獄，傳燈照亡，參閻君，拘都鬼，筵請地藏王，開金橋，引幢幡，那道士們正伏章申表，朝三清，叩玉帝，禪僧們行香，放焰口，拜水忏，又有十三眾尼僧，搭繡衣，靸紅鞋，在靈前默誦接引諸咒，十分熱鬧。那鳳姐必知今日人客不少，在家中歇宿一夜，至寅正，平兒便請起來梳洗。及收拾完備，更衣盥手，吃了兩口奶子糖粳米粥，漱口已畢，已是卯正二刻了。來旺媳婦率領諸人伺候已久。鳳姐出至廳前，上了車，前面打了一對明角燈，大書「榮國府」三個大字，款款來至宁府。大門上門燈朗挂，兩邊一色戳燈，照如白晝，白汪汪穿孝仆從兩邊侍立。請車至正門上，小廝等退去，眾媳婦上來揭起車帘。鳳姐下了車，一手扶著丰兒，兩個媳婦執著手把燈罩，簇擁著鳳姐進來。宁府諸媳婦迎來請安接待。鳳姐緩緩走入會芳園中登仙閣靈前，一見了棺材，那眼淚恰似斷線之珠，滾將下來。院中許多小廝垂手伺候燒紙。鳳姐吩咐得一聲：「供茶燒紙。」只聽一棒鑼鳴，諸樂齊奏，早有人端過一張大圈椅來，

放在靈前，鳳姐坐了，放聲大哭。于是裏外男女上下，見鳳姐出聲，都忙忙接聲嚎哭。

一時賈珍尤氏遣人來勸，鳳姐方才止住。來旺媳婦獻茶漱口畢，鳳姐方起身，別過族中諸人，自入抱廈內來。按名查點，各項人數都已到齊，只有迎送親客上的一人未到。即命傳到，那人已張惶愧懼。鳳姐冷笑道：「我說是誰誤了，原來是你！你原比他們有体面，所以才不聽我的話。」那人道：「小的天天都來的早，只有今兒，醒了覺得早些，因又睡迷了，來遲了一步，求奶奶饒過這次。」正說著，只見榮國府中的王興媳婦來了，在前探頭。

鳳姐且不發放這人，卻先問：「王興媳婦作什麼？」王興媳婦巴不得先問他完了事，連忙進去說：「領牌取線，打車轎网絡。」說著，將個帖兒遞上去。鳳姐命彩明念道：「大轎兩頂，小轎四頂，車四輛，共用大小絡子若干根，用珠兒線若干斤。」鳳姐聽了，數目相合，便命彩明登記，取榮國府對牌擲下。王興家的去了。

鳳姐方欲說話時，見榮國府的四個執事人進來，都是要支取東西領牌來的。鳳姐命彩明要了帖念過，聽了一共四件，指兩件說道：「這兩件開銷錯了，再算清了來取。」說著擲下帖子來。那二人掃興而去。

鳳姐因見張材家的在旁，因問：「你有什麼事？」張材家的忙取帖兒回說：「就是方才車轎圍作成，領取裁縫工銀若干兩。」鳳姐聽了，便收了帖子，命彩明登記。待王興家的交過牌，得了買辦的回押相符，然後方與張材家的去領。一面又命念那一個，是為寶玉外書房完竣，支買紙料糊裱。鳳姐聽了，即命收帖兒登記，待張材家的繳清，又發與這人去了。

鳳姐便說道：「明兒他也睡迷了，後兒我也睡迷了，將來都沒了人了。本來要饒你，只是我頭一次寬了，下次人就難管，不如現開發的好。」登時放下臉來，喝命：「帶出去，打二十板子！」一面又擲下宁國府對牌：「出去說與來升，革他一月銀米！」眾人聽說，又見鳳姐眉立，知是惱了，不敢怠慢，拖人的出去拖人，執牌傳諭的忙去傳諭。那人身不由己，已拖出去挨了二十大板，還要進來叩謝。鳳姐道：「明日再有誤的，打四十，後日的六十，有要挨打的，只管誤！」說著，吩咐：「散了罷。」窗外眾人聽說，方各自執事去了。彼時宁府榮府兩處執事領牌交牌的，人來人往不絕，那抱愧被打之人含羞去了，這才知道鳳姐利害。眾人不敢偷閒，自此兢兢業業，執事保全。不在話下。

如今且說寶玉因見今日人眾，恐秦鐘受了委曲，因默與他商議，要同他往鳳姐處來坐。秦鐘道：「他的事多，況且不喜人去，咱們去了，他豈不煩膩。」寶玉道：「他怎好膩我們，不相干，只管跟我來。」說著，便拉了秦鐘，直至抱廈。鳳姐才吃飯，見他們來了，便笑道：「好長腿子，快上來罷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們偏了。」鳳姐道：「在這邊外頭吃的，還是那邊吃的？」寶玉道：「這邊同那些渾人吃什麼！原是那邊，我們兩個同老太太吃了來的。」一面歸坐。

鳳姐吃畢飯，就有宁國府中的一個媳婦來領牌，為支取香燈事。鳳姐笑道：「我算著你們今兒該來支取，總不見來，想是忘了。這會子到底來取，要忘了，自然是你們包出來，都便宜了我。」那媳婦笑道：「何嘗不是忘了，方才想起來，再遲一步，也領不成了。」說罷，領牌而去。

一時登記交牌。秦鐘因笑道：「你們兩府裏都是這牌，倘或別人私弄一個，支了銀子跑了，怎樣？」鳳姐笑道：「依你說，都沒王法了。」寶玉因道：「怎麼咱們家沒人領牌子做東西？」鳳姐道：「人家來領的時候，你還做夢呢。我且問你，你們這夜書多早晚才念呢？」寶玉道：「巴不得這如今就念才好，他們只是不快收拾出書房來，這也無法。」鳳姐笑道：「你請我一請，包管就快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你要快也不中用，他們該作到那裏的，自然就有了。」鳳姐笑道：「便是他們作，也得要東西，擱不住我不給對牌是難的。」寶玉聽說，便猴向鳳姐身上立刻要牌，說：「好姐姐，給出牌子來，叫他們要東西去。」鳳姐道：「我乏的身子上生疼，還擱的住揉搓。你放心罷，今兒才領了紙裱糊去了，他們該要的還等叫去呢，可不傻了？」寶玉不信，鳳姐便叫彩明查冊子與寶玉看了。

正鬧著，人回：「蘇州去的人昭兒來了。」鳳姐急命喚進來。昭兒打千兒請安。鳳姐便問：「回來做什麼的？」昭兒道：「二爺打發回來的。林姑老爺是九月初三日巳時沒的。」二爺帶了林姑娘同送林姑老爺靈到蘇州，大約赶年底就回來。二爺打發小的來報個信請安，討老太太示下，還瞧瞧奶奶家裏好，叫把大毛衣服帶幾件去。」鳳姐道：「你見過別人了沒有？」昭兒道：「都見過了。」說畢，連忙退去。鳳姐向寶玉笑道：「你林妹妹可在咱們家住長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了不得，想來這幾日他不知哭的怎樣呢。」說著，蹙眉長歎。

鳳姐見昭兒回來，因當著人未及細問賈璉，心中自是記挂，待要回去，爭奈事情繁雜，一時去了，恐有延遲失誤，惹人笑話。少不得耐到晚上回來，复令昭兒進來，細問

一路平安信息。連夜打點大毛衣服，和平兒親自檢點包裹，再細細追想所需何物，一并包藏交付昭兒。又細細吩咐昭兒：「在外好生小心伏侍，不要惹你二爺生氣，時時勸他少吃酒，別勾引他認得混帳老婆，回來打折你的腿」等語。赶亂完了，天已四更將盡，總睡下又走了困，不覺天明雞唱，忙梳洗過宁府中來。

那賈珍因見發引日近。親自坐車，帶了陰陽司吏，往鐵檻寺來踏看寄靈所在。又一一囑咐住持色空，好生預備新鮮陳設，多請名僧，以備接靈使用。色空忙看晚齋。賈珍也無心茶飯，因天晚不得進城，就在淨室胡亂歇了一夜。次日早，便進城來料理出殯之事，一面又派人先往鐵檻寺，連夜另外修飾停靈之處，并廚茶等項接靈人口坐落。

裏面鳳姐見日期有限，也預先逐細分派料理，一面又派榮府中車轎人從跟王夫人送殯，又顧自己送殯去占下處。目今正值繕國公誥命亡故，王邢二夫人又去打祭送殯，西安郡王妃華誕，送壽禮，鎮國公誥命生了長男，預備賀禮，又有胞兄王仁連家眷回南，一面寫家信稟叩父母并帶往之物，又有迎春染病，每日請醫服藥，看醫生啟帖，症源，藥案等事，亦難盡述。又兼發引在邇，因此忙的鳳姐茶飯也沒工夫吃得，坐臥不能清淨。剛到了宁府，榮府的人又跟到宁府，既回到榮府，宁府的人又找到榮府。鳳姐見如此，心中倒十分歡喜，并不偷安推托，恐落人褒貶，因此日夜不暇，籌划得十分的整肅。于是合族上下無不稱歎者。

這日伴宿之夕，裏面兩班小戲并耍百戲的與親朋堂客伴宿，尤氏猶臥于內室，一應張羅款待，獨是鳳姐一人周全承應。合族中雖有許多妯娌，但或有羞口的，或有羞腳的，或有不慣見人的，或有懼貴怯官的，种种之類，俱不及鳳姐舉止舒徐，言語慷慨，珍貴寬大，因此也不把眾人放在眼裏，揮霍指示，任其所為，目若無人。一夜中燈明火彩，客送官迎，那百般熱鬧，自不用說的。至天明，吉時已到，一般六十四名青衣請靈，前面銘旌上大書：

奉天洪建兆年不易之朝誥封一等
宁國公冢孫婦防護內廷紫禁道
御前侍衛龍禁尉享強壽賈門秦氏恭人之靈柩

一應執事陳設，皆系現赶著新做出來的，一色光艷奪目。寶珠自行未嫁女之禮外，摔喪駕靈，十分哀苦。

那時官客送殯的，有鎮國公牛清之孫現襲一等伯牛繼宗，理國公柳彪之孫現襲一等子柳芳，齊國公陳翼之孫世襲三品威鎮將軍陳瑞文，治國公馬魁之孫世襲三品威遠將軍馬尚，修國公侯曉明之孫世襲一等子侯孝康，繕國公誥命亡故，故其孫石光珠守孝不曾來得。這六家與宁榮二家，當日所稱「八公」的便是。餘者更有南安郡王之孫，西宁郡王之孫，忠靖侯史鼎，平原侯之孫世襲二等男蔣子宁，定城侯之孫世襲二等男兼京營游擊謝鯨，襄陽侯之孫世襲二等男戚建輝，景田侯之孫五城兵馬司裘良。餘者錦鄉伯公子韓奇，神武將軍公子馮紫英，陳也俊，衛若蘭等諸王孫公子，不可枚數。堂客算來亦有十來頂大轎，三四十小轎，連家下大小轎車輛，不下百餘十乘。連前面各色執事，陳設，百耍，浩浩蕩蕩，一帶擺三四里遠。

走不多時，路旁彩棚高搭。設席張筵，和音奏樂，俱是各家路祭：第一座是東平王府祭棚，第二座是南安郡王祭棚，第三座是西宁郡王，第四座是北靜郡王的。原來這四王，當日惟北靜王功高，及今子孫猶襲王爵。現今北靜王水溶年未弱冠，生得形容秀美，情性謙和。近聞宁國公冢孫婦告殂，因想當日彼此祖父相與之情，同難同榮，未以异姓相視，因此不以王位自居，上日也曾探喪上祭，如今又設路奠，命麾下各官在此伺候。自己五更入朝，公事一畢，便換了素服，坐大轎鳴鑼張傘而來，至棚前落轎。手下各官兩旁擁侍，軍民人眾不得往還。

一時只見宁府大殯浩浩蕩蕩，壓地銀山一般從北而至。早有宁府開路傳事人看見，連忙回去報與賈珍。賈珍急命前面駐扎，同賈赦賈政三人連忙迎來，以國禮相見。水溶在轎內欠身含笑答禮，仍以世交稱呼接待，并不妄自尊大。賈珍道：「犬婦之喪，累蒙郡駕下臨，蔭生輩何以克當。」水溶笑道：「世交之誼，何出此言。」遂回頭命長府官主祭代奠。賈赦等一旁還禮畢，复身又來謝恩。

水溶十分謙遜，因問賈政道：「那一位是銜寶而誕者？幾次要見一見，都為雜冗所阻，想今日是來的，何不請來一會。」賈政聽說，忙回去，急命寶玉脫去孝服，領他前來。那寶玉素日就曾聽得父兄親友人等說閒話時，贊水溶是個賢王，且生得才貌雙全，風流瀟灑，每不以官俗國体所縛。每思相會，只是父親拘束嚴密，無由得會，今見反來叫他，自是歡喜。一面走，一面早瞥見那水溶坐在轎內，好個儀表人材。不知近看時又是怎樣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